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六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廬陵王 遷震 享福選編

書

上范司諫書

范文正公仲淹天聖中通判河中府召為右司諫

東萊批

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真青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

迂齋批

此文出於韓退之諫臣論之後亦頗相其遺意而文字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是可與爭鋒

司諫七品官爾

先在此後在後於執事得之不為喜抑揚所以待

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

議繫焉此語亦頗說出大意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

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此語自然然縣越其封郡踰其

境此語亦頗說出大意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吏部之官不

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此語亦頗說出大意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

官大亦是鎖句此語亦頗說出大意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

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

宰相此語亦頗說出大意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朝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

諫官此語亦頗說出大意與宰相等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

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坐乎廟堂之上此語亦頗說出大意與天子

相可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

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

道此語亦頗說出大意言行道亦行也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宰相諫官繫

司郡縣之吏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宰相諫官繫

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此語亦頗說出大意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

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此語亦頗說出大意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

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此語亦頗說出大意

比幸相不如諫官愈大此一段意筆最真也夫七品之官應起頭

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呂曰此一段意筆最真也夫七品之官應起頭

林且賢者不能為也呂曰勾鎖下入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

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

及命下果然呂曰加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

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期拜命

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疑豈洛之士大夫能

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呂曰將執事有待而為也呂曰生下段

而固緩之文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

神卒以諛頭呂曰應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

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

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呂曰論陽城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

齡作相欲裂其麻絕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

力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

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即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

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

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

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呂曰此一段說破骨髓精神盡在於今

之居官者卒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一轉此

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有於退之作論生

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

而樂讜言乎呂曰餘意不傷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

有正士而彰吾君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

書史常恨不見用呂曰自此下餘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

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

不惜哉應前結得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直

不惜哉應前結得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直

不惜哉應前結得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直

大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
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
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大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
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大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必激之山放之海決
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看地用字以水壅兵是疏道之弊是天下之人能之也
易委江河注淮四匯為洪波濤為大湖此四個字與前四個字都夫兵者聚天下不義
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言難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
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說兵從軍未夫惟
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兵特然後有以死其不義之心用其
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
巧者無餘技三不餘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
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殺繼也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
賤之賤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
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
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螫
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
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力轉
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尚方是時分王諸
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
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說孝文而後
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應前順流而
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之救也
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看過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險阻
以軼刈四方之蓬蒿世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日卷甲
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此四字荆楚九江之地不

分於諸將兩句應而韓信懸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區區之術
使博定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應養兵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
而無所發則輔之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
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結
完城地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得錢數百
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梓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至而後定
卒事官吏相賀徒相誇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當時事死在
而驕態比來京師遊阡陌聞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
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穠黍築列于
兩河之墟縣官日費千金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
賄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
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雖不際言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
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
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
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
小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
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
或制也善用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昭士卒得其
歡心揚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
內之道抑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
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又以戰守二字續狄
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
問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之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
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
以臨淮李之悍而代份陽郭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
慈母之懷而立平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

情

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內外戰守兩字既足恐其易窮師雖嚴
 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
論上論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
 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
 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此論偏六經
從釋非祭武等書來伏惟大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務一時之名好
昭盡至公之心而無卽三軍之多言應明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
 大尉厲威武以振其聲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愛而不至於怨思
 大尉之威武則畏而不至於驕有此一邊方圓護得人生君臣之
 體順而思愛之道立歸人主乃是一意行法使恩非大尉吾誰望耶

上田樞密書

老泉

名况字元鈞其先京兆人後徙信都嘉祐二年為樞密
 使

東坡

此篇議論及反覆極
 有法度切直詳味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竟不得以與舟朱舜不得以與商
 均而贅腹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
 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
 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
 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
 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
 弃天我之罪也藝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藝而人不我用不我用
 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弃天藝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
 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乎天之所以與我之意
 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
 之不暇不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
 憊不怍不沮者天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

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蓋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熱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公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自也自輕者何者天下之孝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非天之所與雖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不始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日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彼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若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体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求奔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澹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冕緡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

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心術法制攻守強弱用六韜九詢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畿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

啟

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藝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豆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洵何有哉

上劉長安書

樂城

名啟字原父

即

此篇論自勉高者不合於世俗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尔拒而尔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眾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眾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止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止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邪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夷齊之不吾屑而棄夷齊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夷齊亦有過矣古語有之大辨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也吾巧而以巧困我也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使天下之不足忘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天下之士其已見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側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是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廬陵王 靈震 身福選編

人書

上席侍郎書

唐子西

二

守齋批

古入未嘗觀事以為功故有功不為功無功不為功若無於無功則不安於無事矣發明甚佳此是辨謂言政問紛若制作之病何丞相則何察也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羊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遠奪所依此其曾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

古入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鬪則有功以物喻理凡物有功悉非得已生下龍蛇雜處而為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為有功夷蠻賊寇于紀亂治而各繇有功功人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使如益此數人者當為聖賢之功也則不容無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佳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一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令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

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
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在其中矣其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
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倘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苑待制書

李恭伯

嘗聞之鷓冠子曰賤於無所用中流失舡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
乃知之嗟呼古之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非縵而罷踰華黍腹藜
糗而富守千乘故有以南面之正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相而執
轡於羸老茲戰國之士尚未足法漢有天命四海之遠化戎為華
而猶求如不及州郡察焉四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落縣鄉小
吏名汗賤者也冀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蓋有國
者慮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途者畏曠官之罪以舉賢為
稱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能言以上多自琢師閨
門為進仕之階鄉黨為榮名之路獎助風教夫豈小歟歟後古道

不逞詞科浸長不由經濟一山聲律源而海之以至今日矧惟真
帝在上皇天乃睠太平之根穩貫坤厚四郵酣寢無鷄鳴大吠之
驚法令流暢罔或枝梧役夫賤類馳一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
矣三尺童子據按弄筆則足以斬决疆梗矣不待偉人深智而職
事已治故雖浮華賤類之輩率為可用聲律取士孰不曰且孝小
則易工利近則可欲負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患其或私謁也
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混致於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盡
之才維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一語不中則
生平委地况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奏
於禮部第於殿廷偶失偶得如奕棋耳名卿大臣以其無舉知之
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疏若素越養威重崇愛惡
管庫之隸洒掃之僕皆得以保任而惜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
廉潔之士寧忍飢而死耳安得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道之無益

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故有縑緇疑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惟薄行辱市井不齒而階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大賢君子其曷敢矯之某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九年矣鄙陋喜事以進士自業摘花蕊寫雲烟為世俗辭語頗甚可取愚不惟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輒游心於聖人之蘊志將竟吾君義吾民晨夜精思頗為有得視缺政如己之疾視惡吏如己之讎恨無斗水以自濯瑕穢四顧悲歌時或淒涼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錄况爵命乎孤貧無依載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澤竭蹄焉而道路窮嘗游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褐衣得召者如其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茲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燕下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患人之不已知今某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為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飢焉而無田寒焉而無帛嗚呼科舉求不可望之祿以為養抑踈闊矣每朝夕進側則見其髮體臃而食淡衣籠烏鳥之情痛磅骨髓玉城百舍天門九閔銖銅不畜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己斷絕姦邪所怒哆沾所笑身無油膩日就乾腊往時多事勤苦成疾今茲憂愁益復發作長恐醫餌不繼忽沉溝壑內孤慈母上負明時所懷不伸抱恨泉裏以此計較不宜默默是以來也

答譚思順書

澹庵

向者辱棧教板援河伯海若問及引孟下觀海難為水遊聖門難為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說反覆數百言三復感嘆知足下之

曾幾則與之亦庶幾矣然子夏之孝流而為田子方子方流而為莊周周之善言稱子方之為人則商雖可與言詩其失也誕子貢之辯多為聖人所詘至荅原憲之間終身耻以為過則賜雖可與言詩其失也躁子游諒於禮至論本末而子夏以為過則偃雖言是而其失也詘若夫宰予善為說辭而聖人且有失之子我之譏顯孫師論致命思義善矣而偃也參也皆詆其不仁聖人亦疑其忠信不足有若彊識好古能明孝弟善矣而於羣弟子之間儻不能對夫數子者皆號升堂入室而不若回也得聖人之所以言其不謂之難乎哉善乎齊太史子與之言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滄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道德不加於民也信乎其知聖人之道也某也孝者而身益窮何足與論聖人之道而足下不以為可鄙乃至援古者以發固陋辭義高遠殆非區區者所宜得也然僕竊有疑焉惜足下不期至乎海而自比於河伯而止也夫公河而下尚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故孝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曲孝異端而欲究聖人之言誠難愈所謂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欲究聖人之言必自韓子始士固伸於知己足下其毋謂僕曉曉不一

荅汪士薄書

澹菴

某間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天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人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天也已也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人也利也古之君子其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其知也其遇也皆天也而以為非天何邪曰聖人嗟時不己知而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己知亦不心天之已知也君子自精明已有善必知之已有不善必知之不謂天知而為善不謂天不知而為不善天之知不知我何與焉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疑辭也然則不遇魯侯天也亦疑辭邪曰然焉

疑哉曰君子之遇不遇在已而已已誠善則在困亦亨雖不遇
 猶遇也已誠不善居寵亦危雖遇猶不遇也夫在困亦亨夫豈得
 而否之居寵亦危天豈得而安之是遇不遇在已而已天何與焉
 故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疑辭也然則天生德於予天未欲平治
 天下皆歸之天亦縱邪曰然曷疑哉曰聖人固云我非生而知之
 而肯自矜曰德為天生乎曰天生德云者有為而言之也或曰固
 天縱之將聖云者亦非聖人意乎曰非也夫聖孔子未居况肯居
 天縱之名乎若夫平治天下人主職爾亦何與於天其曰天云者
 其嗟之之辭紂云我生不有命在天其臣固非之曰迺罪多參在
 上乃能責命于天而謂朝也誠以治亂聽於天乎故曰古之君子
 其知與遇非天也已也今之君子則異矣其求知也不求諸已其
 遇合也不在於道附麗匪人而謂之知己同流合汙而謂之遇主
 夫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已無可知之善而附麗匪人以
 為知己其知也豈仲尼之所謂知也哉遇主于巷惡其委曲求合
 若委巷然不由其道也而同流合汙以遇主豈軒老之所謂遇也
 哉故曰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利也其也厚書為賜始未及
 古人所謂知與遇之道其論甚美至於稱道過實則非僕之所敢
 知也輒叙所聞於師友者以為謝執事以為然否

上張子韶書

誠齋

其嘗言之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且天爵之公得
 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為其曲李阿世
 之資飯餼茹草由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
 乃適情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
 而貧賤者君子之谷粟歟昔者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而舍我其誰
 矣豈嘗矯情而不願於達哉蓋其用也意乃在於為東周其不舍
 也意乃在於平治天下爾此孔子之不忍獨樂其樂而欲以天下

樂其樂也若其所以真樂者豈用不用舍不舍之謂邪自常人觀
之忠恕之味固不足以療不糝之飢仁義之悅心亦豈足以蘇輓
環之疲也哉然非不糝非輓環非伐木非削迹非自衛及魯非退
自齊梁則吾之真樂猶有未遂其極不然重圍之中胡為援琴而
歌其出畫也初無不悅之色此其心果何所屬而其樂果之將安
寄邪故曰吾得之於桑落之下又曰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此聖賢
之意也歟今天下之士何病哉志欲澤物而忘其我道欲被乎天
下而曾不用其一身皆曰達則行惜乎吾之窮也幸而達矣叩之
則空空無有矣蓋前日之惜窮所以為今日之無有也故其也生
乎今之世而慕乎古之樂獨嘗歎中庸一貫之妙致知格物之學
此聖賢授受之秘而六經流出之源子思不識堯舜而以是識堯
舜孟子不見孔子而以是見孔子聖賢之所以內而正心誠意外
而開物成務不待富貴而欣不因貧賤而悲者也蓋有志焉而其

上蘇仁仲書

誠齋

某問君子之於世無意於合也有意於合者拆旋委曲惟合之求

然未得其所以無先喪其所有古之君子所以合者惟無意於合也
無意於合人者有守於己者也有守於己者是惟無合於人合則
膠固而不可解者昔齊人鼓瑟以于齊王而有罵之者曰王好琴
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說者往往笑齊人之工於瑟而
不工於求齊以為不求合者之戒嗟夫是知齊人之拙於合而不
合未知唐人之巧於合而不合韋蘇州之詩天下之所同美也客
有勸韋公之辭以見公者而公不悅既而以已平生之詩見公而
公悅之當其勸人之詩辭以求合於人自以為巧矣而其巧適所
以為拙則夫舍己以徇於人與夫信己以俟於人其巧拙未易以
相過也彼齊人者患瑟之不上而已矣瑟果工矣天下必有好瑟
者矣無過於此安知不有過於彼哉且吾之所能者瑟也所不能
者琴也今舍瑟而學琴琴未能而瑟先忘矣吾且不吾信安能使
王之吾信乎與其學琴而未必能也孰若工瑟以有待也世之君
子不懲於唐人之巧而懲於齊人之拙則亦誤矣閣下乘使者車
方春而行卻其風采之所動聲光之所臨士之挾寸長負片善者
孰不翹首企足願忠而望賜也哉甲則曰蘇公之所好者何道乙
則曰蘇公之所惡者何事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惟恐後也噫是
知所以求合之合而未知不求合之合也閣下以元祐名相之子
孫而退然若一介之寒士文學行藝加人數等而欲然如有所不
及其未用也初不愠於退用之而未盡也亦不憚於進小人之所
異而忌焉君子之所同而信焉公之於人蓋未始有意於求合者
公則不欲求合於人而顧欲人之求合於己耶某生晚而幸無朋
地寒而時無遭將欲挈不肖之身以自進於門下既無可喜之狀
以取悅又無求合之言以取售而獨持此書以見焉不知者又以
為拙也夫以巧而求合於人者其實耻之不惟其耻之閣下實耻
之也

某聞之天下之情必有憂有憂必有所在不在民則在君不在君則在相天下有事無一人出而任之者當是之時其憂在君與民雖然天下之所甚憂而君子以為不足憂何者無一人任此事安知果無一人任此事者至於有一人焉出而任之任之而不堪不堪而不能憂此真可憂者也蓋吾既相吾君而任此事則吾君不任憂矣天下之民舉其憂以歸之君君舉其憂以歸之相至於相則復誰譏者故夫天下之憂至於相之身而止矣不去矣又不去於吾身而吾乃遽然欲自寧於憂之外嗟夫殆哉昔者白公之役楚子高之入也楚之人或曰恐傷君若之何不謂或曰國人皆君如治垂歲若之何曾欲子高之謂者愛之者也欲子高之不謂者亦愛之者也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蓋子高者楚之命也無子高是無楚也憂其不謂而至於傷雖然斯言也既見子高者之言也見子高者一人而未見子高者千萬人未見則有千萬人之憂國人欲解此憂而皇皇焉不知所付子高而曾也國人何從而識也國人無從而識則憂無從而解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無乃任之而能堪故歟無乃堪之而能憂故歟任之而能堪堪之而能憂楚無事矣今之天下其可為耶其不可為耶聞之曰孟賁之手無重負君公之鄉無沉痾何則天下之事自有能之者也獨患能者不得為為者不能爾異時虜囚乘我積安不戰之後卒然而臨長江天下之憂何如也樞密與紫岩張公今副樞陳公起而摩之天下之不憂何如也然則任之而能堪堪之而能憂不在樞密而誰耶自樞密之歸蜀也國之人西其首者幾何時矣至於屢召而未至也不特天下之憂吾君亦憂之矣三數日來竊怪國之人何其喜也問之則曰吾相虞公既至云耳非喜也喜其憂之解也喜樞密之來果足以付此憂也某也遠方書生未嘗有足迹於

公書

上蘇公書

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為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邦洙泗之間老幼叙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邊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序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禮之所全羣岐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乘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禦寇莊周詆削言狂行而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而為首卿韓非我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闕大而無經文且而難施而為術與微辭隱語滑稽不窮其混亦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為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搯人之脅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為荆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其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琅琊魚鹽貝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而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大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峭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故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鷹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

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大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
不均者其來有漸也其不佞嘗竊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後可
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
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告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
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
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閣下
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
好常棣一治閬而閬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天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
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舻於末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
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由然喜翁然變哉故其將
首為吳人慶而次為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其濟北之節
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
官於吳而其亦侍親從官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
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其非能賢且善也而方
其盤辟俯僂從眾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其雖不能亦
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
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上樓內翰書

陳寶德

竊以文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放之則橫心極斥四海充塞乎宇宙
之外裔之則入秋毫卷一握揜闕乎塵埃之內抗之則翻沈瀝披
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清
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鷺鳴叫久乙乙冥冥韻韶武
而雅咸奕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嶺颺摺石雷車響空鐵騎臨敵
震震慄慄絕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
暮景遠客懷歸孤影弟影戚戚悽悽歌楚些而賦湘纍也其薰然

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敷榮草木欣欣澤澤登
 春臺而歌壽域也宵宵乎其深而章章乎其明也俯俯乎其古而
 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驟鉅而遽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
 見之近晦能揭之著遠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
 六經為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
 傳經弗傳而道存者妄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
 濟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
 而後為天下之至文也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
 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博降是則有太史公之繁賈生之明
 相如之富揚雄之雅班固之典韓愈之闕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
 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槩而皆深於文者也文
 乎文乎尚可以易言乎切怪近世之士不守其根而好其葉未嘗
 知有古六經亦未嘗知六經之後有諸子也朝研夜誦惟時文之
 學焉夫今之取士固以時文而不以六經諸子也然六經諸子獨
 不為時文之根源邪而學者弃之是以器識淺隘而議論浮薄也
 然其於此病昔者未之知也其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
 篇出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為不可及也年來大海悟懲創又自
 謂其可厭返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又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
 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函泳演繹蚤夜
 不憊既以乃竟其習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
 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已以為然而人則不然浪之云小稱意則
 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一怪於人者是數
 以怪者為是則雖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為是則愈怪愈可
 賀也柳子厚云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迁生而史記未振夫其大
 興於沒後而未振於生前者何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
 君子常懼乎千載之非不懼夫一時之毀使可以擢生前而不可

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况天下之文章苟合乎古必不合乎今
苟合乎今必不合乎古學者其求合於今乎其求合於古乎此不
足為俗子道也亦以俟知者知耳其僂服執事之盛名四十年矣
恨未得一望顏色以快此生也去秋忽有執事之文呈于堂下者
執事實愛賞之以為近於古人之丈夫古人之文今人之所棄也
而執事顧有取焉將使世俗移其所以議其者而議執事而執事
不顧其之歸感宜何如哉不遠千里俯伏于門蓋欲畧叙此謝以
祈一言之誨庶或有所持循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淑之名善誘之
功亦昭灼于無窮顧不趨歟昔季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退之嘉
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高大某也年遠
過蟠不逮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自許宜不在退之下執事
其裁之

上王司封書

劉雲龍

運判司封閣下六博最技之賤者不張之以氣則不勝氛霧集野
且犯焉而氣不主體則百疾緣是而作蓋氣之不可恃也如此然
有甚乎此者是故有寓物以感動其氣者或相與浮海以觀渺渺
之瀾或登泰山而小無窮之天下而是人初非山與水也有因事
之適然以移其氣者或觀舞劍而進乎字書繪畫之巧或攝社式
竈而闢士之勇百倍而是人卒與劍相忘竈異適也庸非氣之鍾
乎人者無索而不得邪匹夫無故殺人於道有折之者必在不善
用氣故也童子立至孟賁懼焉氣足故也弱趙之壁抵彊秦之府
垂入者數矣相如一睨柱之頃而趙則反壁而秦則不敢售欺曹
沫三喪地於齊劍鋒未揣其咽而向所負者按籍不失鎗銖氣之
不可不恃也如此然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歟其氣完者其辭渾
以壯其氣削者其藻句以卑是故排而躍之非怒張也綴而留之
非懼脅也道縱捷發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憊而痿也特出冷

汰以示其清務為庵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无適而不在於理以示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也丹牘續繪以示其朝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時文守柔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快辯无敢校對如李布之呵曹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為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万变故六經无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叱夾谷之強齊孟子芥視万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相如其作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慕蘭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璋豪爽視古无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氣也唐之文人固无出退之者其入王廷湊軍也視若軒渠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編中禹錫浮躁元稹綠官人取寵呂温如便僻規進而宗元戚嗟於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綏於理亦其勢然也其從事於茲有間矣自以為有得是狂也以為无得是誣也凡此皆非所以慰免閣下者自頃以來會有感發小復翔筆伸紙時時各有勝處視古人身後翰墨若冠履然敢哉在目直未仰齋而俯納耳得非氣使之然乎不幸少失嚴訓着鞭不早三十得官拔從白丁則氣之搖奪者十一二矣愁淒脾以吟梁父物休情以賦歸興則氣之搖奪者十二三矣嘗黑四出孤懷无所托宿而流俗病其前妬媚軋其後於是氣之搖奪者殆過半矣夫以拙踈之一身氣之所存才十五之餘不為孟子所謂枯亡者无幾耳方是時文章傑立有如閣下曾不自列以規一眚之遇則尚誰恃耶方一閣下矜无庸而貸其賤割有餘而佐之教左培右擁使得稍復追緝往時過半之搖奪以完其所自養以振其存焉而未盡亡者則雖某不韻獨不得輩古人後塵而高謝翔湜温積等數十即舊所為歌詩并雜著合三三通謹獻諸下執事凡此皆出於平日氣之

搖奪而僅存者閣下獨無意激發之乎

答徐贇書

誠齋

宿昔辱臨晤語有頃知嗜幸之不淺鑽文之不惜將有以應吾君
俊茂之求而赴當世經濟之用也甚欣甚賀茲又蒙移書訊以今
日科目文詞之利病其陳人也敢知時世詞章之利若病哉方掩
荀蹠之耳閉彌明之口之不暇而暇蒼乎哉非不敢也非不暇也
聞之者必不信也信与不信固非所宜恤而又足下諷之而不置
聊復狂言蓋聞文者文也在易為費在禮為績譬之為器工師得
木必解之以為朴削之以為質丹牖之以為章三物者具斯曰器
矣有賤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牖解焉而已矣矧於
市曰器莫吾之速也速則速矣於用奚施焉時世之文將无類此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作宮室其式有四曰門曰無曰堂曰寢缺其
一素其二崇痺之不倫廣狹之不類非宮室之式也今則不然作
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雜然聽之於衆工堂則隘而無有容門則
納千駟而寢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棄焉庶民哂焉今其言
曰文鳥用式在我而已是發宮室之式而求宮室之羨也抑又有
甚者作文如治兵擇械不如擇卒擇卒不如擇將爾械鍛矣授之
羸卒則如無械爾卒精矣授之妄校尉則如無卒千人之軍其裨
將二其大將一萬人之軍其大將一其裨將十善用兵者以一令
十以十令萬是故萬人一人也雖然猶有陣焉今則不然亂次以
濟陣平驅市人而戰之卒乎十羊九牧將乎以此當筆陣之勍敵
不敗奚歸焉藉第令一勝所謂適有天幸耳抑又有甚者西子之
與惡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與惡人異者夫固有以異也顧凱
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精中又曰額上加三毛殊勝得凱之論畫
之意者可與論文矣今則不然遠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幹迫而視
之神氣索如也惡人而已乎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說高帝曰

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說亦未離乎勇力邦域之中也蓋見董公而問之問而得之則送君者當自崖而返矣若夫前輩所謂古文者其亦嘗耳剽而手追矣顧足下方業科目夫業科目者固將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不違乎古合乎古未必售於今使足下合乎古而不售於今足下何獲焉幸哉無愛也其他日之俟

上陳丞相書

搏齋

學問貴少器識貴壯事業貴老未老之事業不出於器識者也未壯之器識不出於孝問者也器識不自學問出則凡事業不自器識出則陋去凡去陋法在善養之善成之而已矣是故養事業有道器識未成莫養事業也養器識有道孝問未成莫養器識也人生十年曰幼學自十年而之學心計學樂射御此孝問之端也自二十而之學禮舞大夏行孝弟如此十年則學問成矣所以養

器識也故曰貴少自三十而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如此十年則器識成矣所以養事業也故曰貴壯自四十而之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如此十年則事業可成矣自五十而之命為大夫而服官政豈非責其事業以成歟故曰貴老此孔子孟之教也躬行如之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其壯年器識固然矣養之然得孝問力也魯宣公十四年孔子五十有奇為魯相發少正卯奸狀而誅之周顯王三十有二年孟子五十有奇為梁師攻惠王邪心而正之七十有奇為齊卿充宣王仁心而大之其老年事業固然矣養之然得器識力也故萬世之下言器識言事業莫貴於孔子孟公於今其為卿非齊卿其為相非魯相周之卿相也其為師非一國之師天下之師也視孔子孟為有幸矣而八公之年又與孔子孟俱學問器識不得以未成為解繼自茲事業不一毫凡陋視孔子孟始為無愧僕望於公如此未知公視僕如何

他

僕自垂壯第太常衰已甚始列通籍蓋六十有三子茲矣初矢不
鳴其老於人也余則伯事太公以天下大老當天下大寄老者可
一以其情鳴焉孔子去齊接淅而行曰去惡國之道也孟子去齊
三宿而後出晝曰王猶足用為善去豈所欲哉理無疑矣容有為
焉未盡也僕考之魯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去齊實四十二後之日
猶長也未五十不稱老未老不稱叟周顯王之二十三年孟子至
梁惠王曰叟則孟子蓋五十有奇也後二十二年是為赧王元年
留齊對沈同伐燕之問又後始辭齊去則七十有奇後之日短矣
後之日長則事業之心寬寬故不惜去不惰去故其行速後之日
短則事業之心切切故惜去惜去故其行遲僕無孟子之德也太
馬之年去留齊去齊無幾銖刀未忘一割其心切實如之區區此
來進退之機重於一決雖然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自初參大
政如歐陽文忠公然也位若年今加於文忠則求士之念今切於
文忠矣其如觀僕殆有寸長曾無一日雅何計于茲進退之機重
於一決尤甚於僕人於是觀焉僕於是聽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性書

答李詡論性書

歐公

前辱示書及性註三篇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間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及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其所以文之者耳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率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

果不足學乎子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民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

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矣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善其意以謂善者一言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動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者遠中庸之有以率之察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子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子言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答橫渠張子厚書

明道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繫於外物此賢者慮之難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以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亦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宰志仕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物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於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尺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若惟怒為其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寄張欽夫書

胡五峯

比得款論。竊識左右。曾中止矣。大矣。大體既是正好。用工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以貫之。直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後吉凶與民同患。為天之所為矣。此聖門事業也。欽夫勉之哉。則又有進於左右者。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言無常也。故孔聖自十五志于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立自許。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一進。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猶有人心消磨。未瑩徹也。及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才純是道心。與天無二。故中庸稱孔聖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不更稱仲尼也。今之孝道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為盡在己。自

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之亦可謂之君子論於聖人之門乃是自暴自弃耳左右方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顏曾地位何患不到欬夫戒之哉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也今且當以速成爲戒耳

答陸子靜書

晦庵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其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喜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絕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臆臆之所裁乎來書及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喜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喜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縕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輻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

今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
 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大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以可
 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
 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
 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
 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
 乃為大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
 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大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
 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
 來論乃指其中者為大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
 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
 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入不敢說惑
 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大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
 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子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
 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
 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
 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
 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
 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
 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
 陽之中以為通貫全体無乎不在則又初無声臭影響之可言也
 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
 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
 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喜則書所謂在言無極則

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論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不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間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真書下一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竟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之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者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三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